

宣传科学无神论责任重于泰山

● 侯惠勤

首先，我代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对《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创刊 1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借此机会，谈三点看法：

一、宣传科学无神论有天大的理由，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义不容辞

(1) 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对人类解放的追求，是现代文明的开端，这是现代文明的走势。这是现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史，是无毫争议的。从文化启蒙运动，到各种各样的思想解放运动。前提就是批判宗教神学，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从现代国家的立法合法性的基础来看，大家也公认，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就是摆脱了“神授型”，奠立在法理基础上，就是实行政教分离，这也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宣传科学无神论符合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势。

(2) 宣传科学无神论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批判宗教神学和一切有神论的一种世界观。从马克思学说的产生过程看，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与青年黑格尔运动是分不开的。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发端就是对黑格尔宗教神学的批判，而且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等达到了无神论的高度，成为青年黑格尔思想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绝

不向形形色色的宗教神学妥协，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3) 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个根本点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时又要批判抵制错误思潮和腐朽生活方式。联系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既要努力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又要坚持科学、反对迷信，坚持文明进步、反对愚昧落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突出人民的主体性，突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突出人的解放，这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的进步性，而且体现了当代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因此，不管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宣传科学无神论应该说是有天大的理由。

二、宣传科学无神论还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这样理直气壮的事，为什么还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去做？我们看到的一个明显现象，就是存在着一个反常的“冷热分明”，即宗教不断升温、个别地方甚至狂热，而对于批判宗教、尤其是用无神论批判宗教则很冷漠。我们国家现在的宗教政策很明确，也很成熟。我们当然要尊重

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保护他们正当的宗教活动，但决不是在宗教问题上自由放任、放弃引导。我们的杂志之所以办得好，还要继续更好地办下去，就因为它树起了一面旗帜，团结了一支队伍，影响了社会风尚，起到了思想引领的作用。我们需要深思的是，国家的态度如此明确，政策如此成熟，为什么还会出现前面所讲的那种反常的冷热现象呢？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学术研讨会去研讨。为什么在一些地方迷信能泛滥、邪教能盛行、有神论能畅通无阻？为什么一些人主张无神论却不愿或不敢表明自己的观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就是：当一个现象具有普遍性的时候，就不能仅从个别人的动机上来寻找原因，而必须寻找其背后深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深刻的社会根源。科学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命运是有相通之处的。当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遭到冷落，遭到质疑，被边缘化，科学无神论肯定也会被边缘化。这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当今国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从现在很多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要从这个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看问题。

第二，也是马克思曾经分析过的。从大的历史背景看，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对人的解放作用始终有两重性：一方面，个性的觉醒，个人的独立，可以说是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破题，指向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主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囿于其生产关系和经济形态，资本支配下的个性解放变成了欲望的无度释放，个人的独立变成了自我封闭和自我中心。由于个人的历史形成和社会关系都被遮蔽了，马克

思因而称其为“抽象的个人”。这种个人本质上是人格二重化的人：一方面，这是一个极其物欲化、极其讲究实惠的利己主义个人，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充满幻想、时刻祈盼“奇迹”出现、靠幻觉掌控命运的个人。从这种个人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资本统治的奥秘，这就是在不断诱发人们对于财富的疯狂占有的同时，不断地祈求普遍人性作为精神支撑。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它具有那种把最实际的事物（例如疯狂攫取金钱）幻化为最人性化的观念（即作为普遍人权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的魔力，这就是资本在其运行过程中的颠倒性。商品拜物教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这种抽象个人的社会人格，是今天有神论迷信盛行的一个社会基础。尽管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观相对接，而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已经真正对接得很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还要加强建构，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此以前，我们的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造成了一些抽象的个人，这些抽象的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些地方迷信盛行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既有疯狂聚敛钱财的欲求，也有疯狂的“造神”需求。

第三，今天某些地方的迷信盛行还与一些干部的错误“政绩观”相关。现在一些官员急于出成绩，不但片面追求GDP，而且为此不择手段。花费大量钱财盖庙宇、人为制造“圣地”就是一例。所以我们要深刻地了解迷信盛行背后的一些社会原因，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制度导向，利益导向的问题。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在利益导向、制度导向上，能

不能够更鲜明更坚定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这是一个挑战。

三、宣传科学无神论，责任重于泰山

《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创刊 10 年，举起了一面旗帜，守住了一块阵地，团结带动了一批队伍。这个阵地不能丢，这个队伍不能散，这个旗帜更不能改。对于宣传科学无神论，我们都应该有很强的责任感。

中国社科院党组最近已经批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及学科建设实施方案，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这个方案中，我们提到了中国无神论学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提到了按照任继愈先生的生前未了心愿，专门谈到关于无神论学会和《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以及这支队伍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问题。陈奎元同志很明确地批示，表示要把这个问题认真地解决，并建议把杂志和组织机构挂靠到马研院。我们现在初步设想，建立一个实体化的科学无神论研究中心，准备成立两个以上的研究室，以及一批实实在在的研究人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能力，练好我们自身的内功。我们研讨会要扎扎实实多研究一些理论和学术问题，从而提

高思想分析和学术批评的质量。

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从学术上看也是很复杂的。有两个界限：其一是人和神的界限，这就有无神论和有神论之争；还有就是抽象人和具体人的界限，这就有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辨。当我们批判抽象人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回到某种自然神论或者泛神论的观点；而当我们批判神学的时候，可能和抽象的人站到一起了。此外，还有两个问题：一是科学与信仰的关系问题，科学能否解决信仰问题，如何解决？另一问题就是理性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如费尔巴哈企图建立所谓“爱的宗教”如何可能或不可能？其实这是犬牙交错的，非常复杂。所以在学术上，我们要认真地进行梳理，不断苦练内功，使科学的无神论真正将其科学性发挥得更好，体现得更好，战斗性要继续保持。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立国的国家，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作者简介：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责任编辑：申振钰

